

廣東文史資料

51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7974

目 录

- 忆汕头青抗会 罗 林 (1)
护送余汉谋夫人脱险记 丘荫棠 (48)
- 我保护英德铁桥及参加起义的经过 罗泽桓 (62)
我参加青年军的经历 苏 信 (70)
- 李应林时期的岭南大学 杨逸梅 (遗作) (78)
✓解放前海南大学创办始末 林筱海 (100)
我所知道的香港《工商日报》 林 铃 (105)
广东中山图书馆的前身——广东人民
图书馆和广州市中山图书馆沿革考 罗 屏 (112)
- 回忆旅印华侨青年进步组织的活动 侯一萍 (125)
新西兰华侨会社概况 白 水 (181)
- 法租界广州湾侧影 蔡挺生 (148)
法国设在广州湾的主要机构简况 陈林政 (152)
解放前的汕头海关 王琳乾 (157)

- 闭关刺血写《华严》.....释智诚(192)
——回忆我的佛教生活
- 壮族的节日风俗.....陆上来(199)
- 香港马会杂记.....莆人(206)

忆汕头青抗会

罗 林

前 言

抗战初期，南中国大门的广东省，曾经存在两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开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青年团体：一个是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在省会广州组成的抗日先锋队，这是一个左倾色彩比较明显的青年组织，它存在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在广州沦陷前的日子里，团结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进步青年，做了很多抗日救亡工作，起过一定的作用；另一个是当时的中共闽西南特委（以方方同志为首）领导的，在潮汕梅埔各地普遍组织起来的青抗会。它团结了潮汕梅埔城乡的广大青年，是一个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青年组织。它在宣传抗战，支援抗战方面；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配合党的地下斗争方面；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活动，打击地方反共黑暗势力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青抗会的全称是青年抗敌同志会（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以前，原名“青年救亡同志会”），这个组织于抗战初期最先在汕头市成立，并立即成为潮汕各地青年组织的榜样，不到几个月，

潮安、澄海、揭阳、潮阳、普宁等县青年救亡同志会也相继成立。接着，惠来、饶平等县也陆续筹备成立。稍后一点，丰顺、梅县、大埔、兴宁、五华等几个县的青年也组织起来了。青抗会组织发展的最盛时期——一九三八年一月，曾由汕头青抗会倡议，成立岭东青抗会总会，因为得不到国民党当局的承认，未能获准登记，而改为岭东各地青抗会通讯处。这个通讯处由杜伯深、徐扬、曾应之等同志主持，曾出版《抗敌导报》作为岭东各地青抗会的会刊。

汕头青抗会以它的组织与活动，为各地青抗会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它还通过它的分支组织——一五五师随军工作队和一五七师战地服务团、一五六师北上随军工作队的活动，对各地青抗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研究“汕头青抗会”的历史，是了解潮汕梅埔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把锁匙。本文就笔者所知的情况，对汕头青抗会组织与活动的几个方面，作一个简单扼要的回顾，由于所记述的人和事，距今四十多年，错误与遗漏，在所难免，希望汕头青抗会的老同志和了解汕头青抗会历史的同志，给予指正。

一、汕头青抗会成立前的形势

抗战爆发前的一年，潮汕的革命形势，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迅速发展。潮汕中共的地下组织，就在这个时期重建起来；一九三六年十月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义勇军。一九三七年一月，汕头市建立了潮汕地区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以后党的组织就在潮汕各地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党的地下活动，从汕头扩展到内地各县，成为整个潮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领导力

量。

潮汕人民是富有革命传统的人民，早在北伐时期，潮汕人民就多次受到革命的影响。“八·一”南昌起义，贺叶部队下潮汕，这里的人民又受到一次革命的洗礼；土地革命时期，古大存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在这里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也给这里的人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和影响。抗战前夕，饱经忧患的潮汕人民，以无限深情怀念共产党，潮安县的人民，更是日夜盼望着。在西都乡暴动受挫后撤退到闽南乌山的工农革命武装，继续坚持战斗。潮汕的民心普遍趋向革命，要求抗战，意气十分高昂。

汕头是一个对外的通商口岸，地处海防前线。抗战爆发前的几年间，日、台浪人不断在市内寻衅闹事，当地人民身受其害，无不切齿痛恨。许多热血青年，更是忍无可忍，与他们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沉重打击这些侵略者，使他们不得不敛迹离境。潮汕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动人事迹，不论抗战前或抗战后，都对驻在潮汕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便是抗战前夕发生在潮汕地区的粤军一五五师李汉魂部抵制内战的事件。当时一五五师师长李汉魂，公开拒绝其上司陈济棠进行内战的命令出走香港，对粤军内部影响极大，成为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汕头青抗会的成立

汕头青抗会成立于芦沟桥抗战以后。芦沟桥抗战以前的汕头，完全是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爱国青年没有组织救亡团体、宣传抗日救国的自由。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甘屈服的青年，只

能走秘密结社的道路，进行地下救亡活动。抗战前的一、二年之间，汕头青年中的先进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地下的活动。他们在学校内外，组织各种读书会，提倡读禁书，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组织义勇军、地下学联，进行地下的救亡活动，组织各种文化团体、研究小组，制订和推行“潮州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简称“潮拉”），大搞通俗文化运动，提出“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的口号。这个时期，活跃在汕头地下救亡战线的著名人物，为数众多，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有领导“潮拉”运动的曾应之，搞通俗文化运动的王亚夫，组织和领导读书会的陈光，以及进步的中小学教师杜伯深、张望、林西园、学生领袖周礼平，还有王珉、林克清、王孟泽等同志。此外，参加地下活动的，还有方东平、方向明、王玉珠、王勋、陈莉、林如心等女同志。所有这些同志在汕头青抗会成立后，都成为该会的主要骨干，担负着这个青年组织的领导工作。

汕头青抗会（原名青教会）于芦沟桥事变后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发起，八月十三日成立。那时抗战的形势迅猛发展，汕头的一切都在急剧变化：军民关系由疏远、对立变为亲密合作；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从地下走向街头，他们公开宣传抗战，宣传支援前线，并在防空、备战和锄奸方面与驻防部队积极合作，受到驻军的欢迎。为了团结更多的爱国青年到抗日救亡工作中来，迫切需要一个得到各方面承认的、有合法地位的青年组织，汕头青抗会就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诞生。

汕头青抗会是一个进步的群众团体，是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的组织。它以抗战前夕在汕头市内秘密结社、进行地下救亡活动的爱国知识分子、民主青年和进步学生为基础，广泛吸收各方面的爱国青年而组成。它一成立，就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吸引

着广大的青年群众，成为一支旗帜鲜明的、充满活力的青年突击队。

汕头青抗会成立时，中共潮汕地下党重建还不到一年。由于中共潮汕梅浦党组织划归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闽西南特委领导，组织上大大加强，政治上也加快成熟。汕头青抗会在中共潮汕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抗战初期急剧变化的形势和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灵活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动联络地方驻军，到驻军部队去教唱抗战歌曲，进行宣传，并欢迎他们的代表“指导”汕头青抗会的工作。这样就不但团结了社会各阶层的爱国人士，也团结了驻军。驻军营部政训员张其光，经常给汕头青抗会的工作以有力的支持，使汕头青抗会能够击退来自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的种种无理阻挠与压制；也使汕头青抗会作为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得以顺利通过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的审查，获准登记，团部政训员刘岐山也经常参加青抗会的活动，他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团结抗战，一致对外”，并指定教唱“枪口对外”这首革命歌曲。驻军各级政训员的一致支持，加强和巩固了汕头青抗会的地位。

汕头青抗会是一个左翼青年团体，但它一成立就依法登记，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它原名“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简称“汕头青救会”，这个名称和解放区的“青救会”、“妇救会”相似，很使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和国民党里的反共顽固分子感到可怕。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初，《岭东民国日报》社长陈特向、汕头市税务局长谢镇南等反共顽固分子，抓住汕头青救会和一五七师间的一个矛盾，妄图假手一五七师来打击汕头青救会。当时汕头青救会的王亚夫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揭露一五七师在闽南制造“漳浦事变”，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引起一五七师团长张源的极端不

满。为此，张源曾对支持汕头青救会的一五五师政训干部张其光拍案叫骂。这期间，反共顽固派不断向汕头青救会施加压力，以“解散组织”相威胁，并以“统一抗敌组织”为名，提出把“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改名为“汕头青年抗敌后援会”，统属于“汕头市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以改名来达到解散的目的。同全国各地一样，当时的汕头市已成立了一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抗敌后援会”，这是一个官方组织，名义上由党政军三方代表组成，实际上是由国民党的汕头市党部操纵，执行汕头市党部限制抗日救亡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接受我党指示而进入一五五师政训处工作的张其光同志（一九三九年五月参加共产党），初向陈特向、林伟民等表示，“青救会”名称不能改。但从实际出发作了让步，主张名称可改为“青年抗敌同志会”，而反共顽固派陈特向之流鉴于张其光当时仍有很大权力，也表示让步，双方同意“青救会”改为“青抗会”，继续保存这个青年的战斗组织。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汕头青救会和潮汕各地青救会在汕头的同济中学开代表大会，讨论成立“岭东青救总会”和国民党市党部所提改变名称的问题。国民党方面派了大批武装警察，前来干扰，迫使大会提前结束。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无理压制，当天晚上，汕头青救会和各地青救会代表，动员群众，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给了反共顽固派一个有力的警告。

在双方剑拔弩张的险恶形势下，党的领导及时出来扭转局势，指出在成立“岭青总会”的问题上，必须克服过左的情绪，继续争取公开合法的地位。在改变青救会名称的问题上，要善于让步，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避免破裂，以利今后统战工作的进一

步发展。“一·一五”大会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八日，汕头青救会举行会议，正式通过改名为“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与此同时，各地“青救会”也改名为“青抗会”。

关于改变名称的问题，在汕头青抗会内部也曾引起一场争论，主张改与不改的双方相持不下。最后在党的领导下，展开讨论，党员、干部在讨论中提高了认识：“改名”不等于“易帜”，名称改变了，立场可以不变，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环境和条件不同，组织形式也不能一模一样。就某种意义说，改变名称反而可以加强这个组织的公开合法地位，对斗争更有利。统一了认识，大家一致同意把名称改为“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经过这场讨论，提高了大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的认识，不过“左”的思想，模仿解放区的做法，仍时有发现。如一九三八年八月间，汕头青抗会的一些负责同志，竟把延安“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搬过来，作为汕头青抗会的会训，大字书写，张贴在会议室的墙上。象这样在国民党统治区唯恐对方不知自己戴上红帽子的做法，当然很不适当。但是反过来说，当时能够这样做，也说明汕头青抗会改变名称后，并没有因而丧失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至于汕头青抗会和“抗敌后援会”的关系，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统属，实际上汕头青抗会并不向它请示和报告工作，也不受他们那一套的束缚。相反的，它对来自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和抗敌后援会的种种无理压制，始终采取抗争和不屈的态度。

三、汕头青抗会成立初期的活动

汕头青抗会一成立，全体会员就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积极开展各种活动，扩大影响。不久，市内各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

都能看到汕头青抗会用浓墨书写的 大字标语和用彩笔画成的巨幅宣传画，为这个海港城市增添了抗战的气氛。

每天天朦朦亮的时候，沉睡中的汕头市民，就会被雄壮的抗战歌声和有力的口号声惊醒。这便是汕头青抗会的“晨呼队”（即义勇队）在歌唱，在呼唤。这种“晨呼队”是由自愿参加的几十个男女会员组成的队伍，他们每天早晨都要走遍大街小巷，用抗战救亡的歌声和口号声，唤醒沉睡中的人们。他们要唤醒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争取自身的解放；他们要惊醒沉醉在红灯绿酒、轻歌妙舞之中，不知亡国恨的男女们，使他们认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为拯救民族危亡出一分力。晨呼队好似黑夜里的号角，催人去出征！他们的歌声响彻云霄，他们的口号声震撼大地。这样的晨呼队每天早晨都要出动好几个，分别在市内的东西南北同时进行。然后，各路晨呼队一齐集合到公园里，进行军训。军训后，便聚集到公园的树下，学唱新歌，读报、讲解时事，讨论各战场抗战的新形势，学习抗战中的战略战术和工作方针、政策。在公园里进行这些活动时，经常吸引着大批游客来听讲和参加学习。

白天，汕头的大街上，常有一队队汕头青抗会的宣传队、歌咏队出现。他们在讲演、歌唱、宣传抗战，有时还能看到雄壮的汕头青抗会游行队伍，在大街上阔步前进。他们八人一排，手挽着手，昂首挺胸，引吭高歌。伴随着悲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救亡进行曲》歌声的，是坚定整齐的步伐。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汕头青抗会为了支援邻县的兄弟组织，促进潮汕的抗日救亡活动，曾经两次离汕外出活动。一次到潮安，一次到澄海，两次都和当地的同志举行联谊，并配合进行宣传活动，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和团结。

汕头青抗会的影响不断扩大，组织不断发展，会员人数大量增加，这就产生了对新同志的团结与教育的问题。

新参加的会员同志，多数是受抗战影响、上不了学的青年学生和教不成书的教工人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在海外的归侨青年。这些同志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有爱国爱乡的思想。他们的生活受到抗战的冲击，开始从朦胧走向觉醒。但他们缺乏终身为革命奋斗的理想，人虽入了会，思想却还在彷徨中。为了团结这部分新同志，汕头青抗会作了很多的努力。适当调整组织，把新老同志编在一起，加强了组织领导，增加政治学习，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开展文娱体育活动以适应青年的特点，尽力使这些同志和组织紧密联系起来。为了使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还经常分配给他们适当的工作，让老同志带着干。到澄海和潮安的那两次联谊与宣传活动，使汕头青抗会的新老同志都受到很好的锻炼。为了解决同志们的实际困难，汕头青抗会安排了宿舍，给没有家庭在汕头的同志住宿，还开办伙食，解决专职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

汕头青抗会这个时期的主要负责人，有曾应之、陈光、王亚夫、周礼平、饶东（以后入党的）和女干部方东平、王勤等同志。这些同志，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思想觉悟和工作热情都很高，在会员中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其中尤以曾应之、陈光、王亚夫同志为最，他们负的责任比较重，表现更为突出。这三位同志都是汕头青抗会的创始人，也是随军工作队五人“工委”的成员。他们在领导汕头青年的抗日救亡工作方面，在推进潮汕青年抗日救亡运动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曾应之同志是地下时期推行“潮拉”新文字运动的著名人物，他能用“潮拉”新文字熟练地书写和记录。他思想进步，脑筋灵

活，富于政治敏感，善于吸收新思想，接受新事物。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抗战初期潮汕新一代青年的优秀品质。他在汕头青抗会成立初期，带领青年同志，搞好团结，主持政治时事学习，搞好会员的思想教育，教唱抗战救亡歌曲，活跃会员的文娱生活。他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和无限的青春活力献给壮丽的革命事业，他的名字，和汕头青抗会的光辉历史是不可分的。

陈光同志是一个有相当理论修养的同志，他有政治远见，党性强，处处顾全大局，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做事不厌其烦，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他平易近人，为了接近青年同志，常常和他们嘻笑戏谑，因而得到“陈活泼”的外号。陈光同志是梅县客家人，不会说潮汕话，但是他热爱潮汕，对潮汕青年怀有深厚的感情，始终友爱相处，亲密无间。他在当时汕头青抗会的领导班子里，成为推行党的正确方针路线的重要一员。

王亚夫同志是汕头青抗会的一支笔杆子。他熟悉潮汕的历史、文化，对通俗文化运动很有见地。在主持汕头青抗会的宣传工作时，写了不少有地方特色的宣传材料，编了不少潮州歌谣宣传抗战。他还著有《潮汕乡土地理》一册，由当地书店出版，供汕头青抗会主办的夜校作课本。他为人刚直不阿，生活艰苦朴素，作风朴实无华，讲究实际，埋头苦干，为领导好汕头青抗会的宣传工作，献出了一切力量。

在这些共产党员的影响和带动下，汕头青抗会的会员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发挥各自的特长，把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整个组织朝气蓬勃，斗志昂扬。

汕头青抗会是一个群众团体，它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任何补助，经费都是自筹的，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

会员自己掏腰包的（会内募捐）。他们正象当时标语口号上写的那样，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它的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一律没有报酬，其中有的来自工商企业、机关、洋行，是自愿放弃高薪职位，投入到这个没有任何报酬的救亡工作中来的，不分昼夜地拼着干是为了爱国，为了革命。汕头青抗会的同志们从各方面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和苦干、实干、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极大地感动了与它接触过的各方面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也受到驻军官兵的普遍好评，引起一五五师师部的重视。

“八·一三”抗战以后，南京、武汉撤守以前，抗战全面展开。汕头青抗会为了加强团结，推动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曾经提出“抗战第一”、“一切服从抗战”的口号，强调抗战是我们全民族的最高利益。八月下旬，汕头青抗会应潮安青抗会的邀请，赴潮安举行联谊及宣传活动时，它又从自身的群众团体的立场出发，审时度势，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拥护李军长（汉魂）保卫潮汕”的口号，其效果是使李汉魂的一五五师（李兼师长）对汕头青抗会这个左翼的青年团体更加放心信任。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由于国民党对抗战的态度变化，“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的口号便被抛弃，而代之以“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口号，表示我们的拥护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汕头青抗会执行党的方针路线的原则立场和灵活运用斗争策略的具体表现。

赴潮联谊归来不久，一五五师师部就向汕头青抗会提出组织“一五五师随军工作队”的建议。九月二十三日，汕头青抗会接受一五五师的建议，组织了“汕头青抗会一五五师随军工作队”，随即开赴潮安接受形式上的训练，然后开往潮阳、揭阳、普宁、惠来等县，进行后方的动员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关于“一五五师随军工作队”的组织与活动后文再叙，这里只介绍随军工作

队成立前后，汕头方面的人和事。

一五五师随军工作队的成立，使汕头青抗会组织上发生重大变化：原有的负责人曾应之、陈光、王亚夫、方东平、王勋、饶东等几位同志，全部参加了这个工作队，成为它的领导骨干。汕头青抗会的工作，则由留下来的杜伯深、林克清、周礼平、钟声、许善南等同志组成新的领导班子接替。当时成立了一个“驻汕工作委员会”，以杜伯深同志为主任，林克清同志为副主任，周礼平、钟声、许善南同志为工作委员。这个班子也只维持了一个多月，到十月底至十一月初，杜伯深和许善南二同志都参加一五六师潮汕青年北上随军工作队去了，周礼平同志专搞铁路工人工作，林克清同志专搞学生工作，后随学校（汕头市立一中）内迁潮安二区淇园并在那里组织了汕头青抗会汕头市立一中工作队。于是领导班子又由刚从北平、上海撤退回汕的徐扬、黄雷、吴英、许风、李白等同志接替。就整个组织和活动的情况来说，一五五师随军工作队组成并离汕赴潮安后，汕头青抗会的工作就转入了另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也曾组织过一个演剧队到潮阳、普宁等城乡宣传演出。青抗会的活动，基本上已由大规模作战，改变成分散的小队活动，由紧张热烈的场面，转为深入细致的工作，会务继续向前发展。

四、宣传和演出活动

汕头青抗会成立之初，就把主要力量放在宣传工作上。同志们认为自己宣传的是正义的事业，自己的立场和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不说假话、空话、大话，说了错话也勇于改正。因此，汕头青抗会的宣传，能够取信于群众。

汕头青抗会的宣传工作，形式多样。主要分为文字宣传和街头演出两大类。文字宣传有发传单、写标语、画漫画、编副刊、出墙报、出战报等。

当时的《星华日报》是汕头市两大日报之一，是侨资创办的报纸（另一家是国民党的党报——《岭东民国日报》）。《星华日报》主编张问强同志是汕头青抗会的外交部长。青抗会通过这份报纸的副刊，发表各种形式的文章，宣传自己的主张。汕头青抗会还通过张问强同志的笔，在社论和各项报道中，发表自己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看法。这份报纸经常报导汕头青抗会的活动和潮汕各地青抗会的情况，刊登汕头青抗会的通讯。一九三八年春，汕头青抗会为支援潮安青抗会营救一个被捕同志的斗争，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声讨，《星华日报》详细报导了这个事件，使国民党顽固派原形毕露。这年元月，汕头青抗会发起组织“岭东各地青抗会总会”，为此和国民党汕头市党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星华日报》如实报导了这件事，使真相为外界所知。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在处理此事时，不得不采取慎重的态度，最后作了让步，准许成立“岭东各地青抗会通讯处”。争取和运用《星华日报》这个舆论工具所进行的宣传和斗争，是汕头青抗会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汕头青抗会文字宣传的另一形式是出《战报》，及时报导各战场的战况、战果。每次抄写多份，在固定的地方张贴。它所报导的战争的消息，如“八路军平型关歼敌”及“台儿庄大捷”，大大鼓舞了人心，鼓励了士气。出版墙报作为内部学习的园地，辅导会员，起启发教育的作用。

写标语、画宣传画也是汕头青抗会文字宣传的一个方面。同志们对这个工作很认真。当时市内各大建筑物的墙壁上，都写上了大字标语，或画上巨幅彩色宣传画。大字标语大部分出自林西

园同志的手笔。宣传画则是张望同志和黄城存同志画的，张望同志当时是汕头海滨中学的美术教师，黄城存同志是业余美术爱好者。

街头宣传是汕头青抗会的主要宣传形式，收效也比较大。王亚夫同志是这项工作的主将，他平日注意搜集素材，编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故事、歌谣，又把东北沦陷区敌人的暴行和东北人民的悲惨命运，编写成易于上口、可以演唱的潮语歌册。宣传队的同志就根据这些资料，排演节目，上街演出，使人们感到通俗生动有趣，又受到教育。有的同志讲演时，手拿歌册，边唱边讲解，唱到真切处，声泪俱下，更使听众感动。为了吸引听众，宣传队的同志不断改进工作，充实宣传内容，常常变换题材，避免老一套。他们还注意形式的多样化，每次宣传都是有讲有唱。歌咏方面，常演唱抗战歌曲，也有救亡小调，新编的潮曲，后来又加上口琴、胡琴伴奏。

汕头青抗会的宣传队，最初只在街头活动，后来逐渐向工厂区、居民区转移，面向社会底层。宣传对象的改变，要求工作进一步改进。居民区的妇女与儿童较多，宣传队的同志常常不得不临时决定分头进行宣传：女同志做家庭访问工作，男同志则召集儿童，教唱新编的抗日童谣，让这些孩子到处去传播。他们还常常化妆宣传，敲锣打鼓召来观众。化妆宣传后来又发展成为演出街头剧。

第一次演出的街头剧，便是有名的《放下你的鞭子！》。这是一出反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难民的苦难的短剧，当决定排演《放下你的鞭子！》时，周礼平同志自告奋勇挑起了编导的担子。周礼平同志生活朴素，态度谦逊，平易近人，善于钻研，有苦干、实干精神。他熟悉农村，接近农民，掌握大量的农民口语词汇，说起话来，生动感人。可惜这么一位难得的青年干部，